甲乙事案

甲乙事案卷下

弘光元年春正月壬辰流星入紫宫

秉明按中宫為天極宫其三星主三宫末大星為正妃餘三[illegible]之屬環以匡衛十二星為藩臣皆曰紫宫其餘星各有舍進退疾徐咸守其度反則為災王者咸首立春四時之始而流星突犯其宫是以下犯上君臣皆失其據也使嗣時為君者臣者遇災而懼痛自修省庶可挽回萬一頹泄泄然惟酒色是奔貨賄是崇私怨是圖望王圖事於无解也悲夫

癸巳大雷震電

秉明書隱公九年正月大雨震電春秋志之謂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陰陽失度人為感之也康侯氏遂指公子翬之謀鍾

巫之變以為驗今馬士英等援引奸黨分據要津賄賂公行廉恥道喪人事乖戾而天象應之故立春之日突有流星入紫宮之異次日復有大雷震電之災不半載而清騎長驅留都失守奸士傾敗國家之禍一至此極孰謂天道無徵哉

特起 欽定逆案閑住郭如闇為給事中周昌晉為御史

特起 欽定逆案閑住虞大復為浙江台州兵備副使

命三法司嚴鞫妖僧大悲

北鎮撫司掌刑指揮僉事許世蕃謹奏為挂獲妖僧等事據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具奏前事內開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奏前事云云奉旨大悲妖言無忌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與相炤應豈是風癲野僧這審供未盡奸情着拿送鎮撫司嚴刑

密審具奏欽此隨將大悲月光提到隔別研審據大悲口供年三十五
歲係徽州府休寧縣商山永樂村人父名朱世妙存日曾看地理母吳
氏生出即故悲至三歲父亦身故十五歲到蘇州楓橋永明庵投拜
僧環寧為師又說崇禎十二年
先帝封悲為齊王十五年六
月到鎮江銀山寺甘露亭與桂王相會胡都院留悲在衙不住又回
蘇州在齊門北禪寺住十七年二月又至瓜州四月初八日過江又在
甘露寺住三日十一日見潞王住在館驛亭悲不曾見面跟隨王
船歸丹陽至無錫一路上見潞王好施捨齋僧跟至海會菴有承
奉李公先來與悲叩頭悲直受後來潞王來拜悲自思潞王是悲
長輩當尊他一步悲下位迎接潞王見悲下來隨說悲無道學轉身
回去面見潞王手指甲甚長後來潞王却又與悲披紅認為一家承

奉李公陪坐重五月初五日在放生池相別又回蘇州李永奉又見悲面請悲上船托悲上南京來探聽消息係潞王悲不肯來李統這野毛僧屢請他上船作怪不來悲聞知即上慈谿天童寺削髮修行六月被本地道府縣官不容逐出七月又回杭州有潞王差兵迎接未去八月至常熟北門外住十月初三到南京在報恩寺住十五日被本寺僧官逐出十一月二十日潛住琉璃窑芙蓉庵十二月十一日到清江灣有空船一隻悲自寫活佛潞王欽差玉帝封皮為號貼在船上十二日晚遇今在官僧月光在張道人家同吃齋住了一夜十三日被蔡都督拿住當日同衆都督下二三人親驗過大悲自遺履歷一本黃紙寬半一張內開十五款悲在琉璃窑寫明右開詳細畫在一本簿內俱是實情又據月光口供年四十一歲係湖廣咸

寧縣人自幼出家來到南京住了五年在石城門外圍瓢内居住各
處募化齋僧本月十二日在挑水張道之家吃齋偶見今在官大悲
寒苦隨令同齋委實不知他是甚麼人臣等聞知不覺駭指隨行文
戎政衙門閱取大悲簡歷寬卑隨據戎政衙門密送大悲自進滿九
件到司臣等開看自稱聖僧大悲和尚則為天下第一至三十歲即
成活佛又云封為齊王等語又有欺佛滅露天機十五款大罪等語
其為妖僧無疑矣但前供内與潞藩拜見有李承奉叫悲上京探聽
消息又奉有嚴刑密審具奏之旨事關重大臣等敢不細加研審又
将大悲月光提出夾審即問悲拿你之日有匿名文帖是誰寫的悲
云此帖我實不知臣又行敲審彼說潞王施恩於百姓人々服他又
齊僧好道該與他做正位封我為潞王故悲於六月間有兵部申蘇

州人議保潞 王等語臣問悲議保者都係何人悲云止將我知道的
說出其餘不知是何名姓臣再三拶審又說昨十一月二十日聞有錢
亦係蘇州人在聖廟內議保潞 王等情臣又問同議者何人悲云止
知錢家名字餘不知是誰臣又問議保如何行事悲云總之在京各
官與潞府相為者少都是馬閣部的人權柄在他手裡衆人都怕他
不敢行臣又問與潞府相為各官是誰悲云止聞說有人不知姓名
難以指實不敢妄招臣再四刑審佘然不言再無別情吐出臣隨將
月光夾審光說止與大悲同齋一宿實不知情就夾死也是冤枉臣
即令與大悲對質悲亦云月光實不知情據此該臣看得妖僧大悲
自幼投師屢被斥逐其品行劣甚矣後從潞藩好佛渴於求見使自
驕狂迨李承奉之叩首蒙潞 王之披紅愈起妄想稱佛稱 王擅用

標封敢造籌帖似非風癲所能為者據其訛說總是捏摭或為日前
之報答或為日後之居功俱未可知然而潞藩亦必知也妖書惑衆
律應大辟悲國不能辭矣至其所供兩臣事關重大轉涉風聞未有
確據臣等何敢輕議伏乞敕下該司速行擬罪正法以明妖說以消
亂萌矣於月光雖不知情但同宿不首難免池殃抑且抑有請焉臣
等世受國恩頗知忠義一時亦豪弗能默然乾坤何時也輦轂何
地也忍容此妖僧起釁況民愚軍悍易於煽動尤望皇上嚴整緝
訪之令密為慎重之舉倘妖僧所聞不虛關乎國運豈渺小哉臣等
誓不與共戴天矣奉旨這妖僧大悲言語閃爍着送法司會同府部
科道官審明奏奪
禮部尚書錢謙益戶部右侍郎申紹芳各疏辯俱奉俞旨

本月十六日府部等官俱集中府會審大悲提到不跪四人扼之伏跪口供同前一夾三十杠惟口念觀音章默數聲審畢隨收監後法司擬大悲妖言律決不待時月光杖責釋放有旨依擬

按是時阮大鋮輩日夜爲羅織之謀大悲事起正中其機招内所稱議保潞王及或爲日前之報答或爲日後之居功又云倘妖僧所聞不虛臣等不與共戴天等語其包藏禍心豈可窺測哉況满時大鋮李沾楊維垣袁弘勳等朋比密謀捏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遍粘街衢以聳動朝端揭内所指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與相焰應且指此之章會審之日大悲絕無招扳其謀始沮羅漢則指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吳甡張慎言徐石麒鄭三俊黃道周解學龍呂大器練國事路振飛袁繼咸易應昌徐汧金光宸郭維經侯峒曾十八人五

十三參則指許譽卿詹兆恒姚思孝華允誠葉廷秀章正宸王重熊惟典陳子龍熊汝霖游有倫成勇王淵等凡海內人望冤羅織遣從父震亨時官中書張孫振已具疏特糾直欲以從父為汪文言矣繕寫竟請正馬士英士英謂居時與往又曾以詩文往來遂力止之從父即休致歸里士英意亦不欲為已甚乃止就大悲定獄焉

附錄 史可法疏陳潛夫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懷慶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據此則李際遇附清確然矣況攻邳之師未退清豈一刻忘江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雒據虎牢劉良佐貼防邳宿御史陳藎往諭然兵五千乞催令奔到

又奏清兵已入雒陽河南撫按俱退避於潁壽二州

時當燈夕上躬自張燈太監韓贊周諫曰天下事正難措手臥薪嘗

耶抽搃不勝乃躬此瑣屑事乎上曰天下事有差焉在汝不必多言

卹贈李遂中為太僕寺少卿

臣按京師失守其抗節捐命者自當優以全卹其負國辱身者自當加以重刑其已屈膝投誠而不免拷掠死者亦當以從賊論俱無容贊已乃有忠逆未判而遽斃於拷掠者宜何以處之曰忠逆未判則復忠之與偽命之誅兩無可施似宜另為一局今遂中有言其曾屈膝矣且位不過郎部而特崇以僕少何耶當卹而不書原官明不當卹也然果有懷忠而混入者奈何必也肆口罵賊心事皎然如顏中山段司農之傳始可援殉節之典旌之爾

起補楊兆升為給事中袁弘勳馮志京張溶楷為御史

陞鍾斗為太常寺少卿桑廷秀為光祿寺少卿各添註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請從賊六案以登極停刑

按明重獄必三奏者慎失入也恩典必停刑者需大慶也今從賊之人何疑可矜何恩可推而援登極例以請乎利令智昏一至於此學龍之末路悖矣凡此皆直書其事而惡自見者也

附錄史可法疏北使既返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賊而不足今復分以禦清兵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以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識之士方以為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為快意之計孰有甚於戕我 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微真不知類矣此臣所望於廟堂也 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諸鎮之不能救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而日日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閫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

尤望深忍痛憤無然泄猶古人有言致治本乎人情今日之人情亦
大可見矣
予原任御史加銜太僕寺少卿陸獻明蔭一子入監
馬士英請追錄其巡按貴州之功也
丁酉許定國誘興平伯高傑殺之以其衆叛降于清張縉彥走免
四鎮之開藩也許定國上疏言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皆起於行伍
列土是矣高傑乃賊也何故亦蒙列土之賞隨有人露之於傑而定
國正值傑標下國祥投誠於傑謂此疏係人捏名巧施排陷令主將殺
國耳國死不知情也因嚙臂為誓傑意始解去冬傑北征至歸德貽
定國千金幣百匹定國請宴傑辭之强之再四傑從五百鐵騎自衛
定國置酒其室鐵騎皆沉醉不能持兵夜定國預於屋外環置以薪

四鼓先入殺傑携其首以出縱火盡焚諸鐵騎而率衆降於清總督
張縉彥監軍李昇走免
一說高傑初與李自成同夥作賊自成掠邢氏嬖之屬傑護內營因
私邢氏竊之而逃降於總督孫傳庭爲其先鋒遂並列將當傑作賊
時嘗刼許定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倖免後定國同爲列將秘而不
言陽與傑交好願以睢州讓之傑不之疑至是設宴宴傑伏甲於室
夜半伏甲起殺傑剖心以祭其先
發明 宋酈瓊爲呂祉所搆勢不容不殺祉殺祉勢不容不降元然終難
逃叛逆之罪今定國與傑同拜爵於朝縱有私怨非有騎虎之勢也
顧假托宴會戕害主帥叛逆之惡較之於瓊猶又甚焉故削其官書
曰書誘書叛以著其罪縉彥著過逆闖則降今遇叛將則逃可賊甚

吳按亦削其官以貶之

命吏部右侍郎蔡奕琛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工科都給事中李清為祖欽定逆案閒住李思誠辯冤思誠辭翰林例轉福建副使與呂純如比而媚稅監高寀者逆賢用事仍復舊官歷陞禮部尚書頌美疏內有純忠體國大業匡時等語河南右布政丘志充輦三千金饒崔呈秀謀陞京卿為邏卒所緝思誠寓與呈秀比隣乃卸罪於思誠得旨革職為民至是李清疏辯誤入逆案命下部議踰月李喬再疏辯冤命復原官

明詳

李清欲辯三千金之誣則可欲辯入逆案之冤則不可純忠體國大業匡時此何等語尚以為不當入耶孟子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嗚呼自此義不明於是悪者遂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

彌縫愈巧違理愈甚而斯民之直道不得矣
起陞部之缺爲應天府丞陞馬思理左通政添註張時暢尚寶司丞
起補唐世濟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
予已故登萊巡撫陳應元蔭一子入監
應元蘇布政陞巡撫以布政事被糾去位僑寓南京與馬士英相善
故追予蔭與
贈已故參政楊師孔爲禮部右侍郎
師孔與已故參政陳堯言皆曾侍福恭王者師孔係士英姻戚故邀
贈與堯言以無援部寢其奏
陞萬貢亮爲大理寺卿劉應賓太常寺卿李清大理寺丞添註
予已故大學士丁紹軾蔭一子入監

那試於進賢時與黃立極馮銓同日爰立未幾卒於官

特授 欽定逆案閹徒徐復陽為御史

子安遠侯柳祚昌蔭一子入監

解學龍罷

御史張孫振疏從賊一案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寇據此三尺推鞫半

年人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非棄賊而來學龍志意侮文

乞勅公鞫朱國弼亦疏參學龍賣法不公有旨着解任回籍

明發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從賊一案學龍誠何以自解孫振國弼

其人雖邪而其言則正也故於學龍去位削其官以貶之

雪原任蘇州府推官周之夔罷

之夔在任日以爭軍儲事與太倉張溥張采相迕二張從一州起見

之變從一府起見衆爲調停已息爭矣既而之變又揭二張及知
州劉士斗於總漕總漕下其揭於府於是衆論大譁謂已就調停
而復暗揭之陰險孰甚之變士斗皆不安其位同時罷去阮大鋮方
欲於總復社諸人之變以舊憾願効前驅故雪其罪而超授給事中
附錄寧南侯左良玉疏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五省總督之改不惟恢
復荊襄且以接應巴蜀騰蛟候高斗樞到日方付移鎮
上傳天財庫召內豎五十三人進宮演劇飲酒上醉後淫死童女
二人擡出北安門嗣後屢有之外亦不復擡出
殿宇畢新推恩大學士馬士英王鐸王應熊史可法尚書何應瑞侍
郎高倬劉士禎給事中李維樾御史游有倫周元泰主事朱日燦秦
祖寰各賜銀幣有差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屈尚忠田成喬尚

張執中王肇基高起潛孫尚賢韋天祥谷國珍何忠孔道與邦李爍
蘇養性諸進朝孫珍李國輔銀帶外各蔭弟姪錦衣衛指揮
諭刑部張一鴻身為大臣多藏厚亡致男追比大喪縉紳之體其入
官七萬外田宅所值幾何九千六百畝之外有無餘產着撫按察明
原任太平府推官胡爾愷疏糾南闈關節等事有旨壬午南闈關
節濫行縉紳子弟登於半榜公議沸騰何止周肯儒一人胡爾愷
已經薄處姑不究
史可法上疏求退言衛胤文一事據之揭謂臣為贅尾欲召臣還朝
夫臣討賊未效妄冀入直辦事雖至愚計不出此遭君父之寵眷簡
命之隆千難萬苦臣惟自甘上慰勉之
尚寶司丞耿章光疏為父如杞辯冤下部察議

督餉侍郎申紹芳疏兩淮運司解銀萬兩為鄭彩截留乞勅禁止
命御史凌駉巡按河南給夫兵二部空扎以待矢義南陽者
馬士英奏請加楊榮蕃左都督及馬進忠王允成並加太子太保
太監高起潛奏請佃册陽練湖歲可得五萬金又請於浦口建墩臺
太監孫象賢奏兩浙巡鹽李挺欠銀二十六萬兩不許執埃
戶部尚書張有譽奏舊制錢糧俱經解部然後派發乞註為令
又奏酌定白糧每石折價一兩三錢
劉孔昭疏辯並未嘗劾王孫蕃 榻前商量定策孫藩前奏取圖大
為無恥劉憲章聞變遁迹自當與余日新同議
忻城伯趙之龍疏言章服違制有旨武臣自公侯伯以下非賜者與
並違制騎馬坐蟒斗牛 非奉使麒麟白澤非勳爵不許僭用

給都督林翹誥命翹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謫居日卜其大用至是
薦授中書半年間遽躋一品俸　玉趨事
主事李爾育奉旨宣諭劉洪起李際遇〻張縉彥於睢陽不見二
人遂歸
御史黃耳鼎疏薦原任巡撫李喬等　授貢生韓詩職方司主事
劉澤清塘報清兵攻邳州署印推官沈冷之堅守十四日乃退
河南副總兵郭從寬擒長葛縣偽官來獻　劉洪起塘報擊賊於
襄城俘斬五百餘人　史可法奏薦贊畫劉湘客又奏擇將守鄧
鄭彩請全撥蘇州關稅作軍餉有旨許其半　上林監丞賀儒修疏
論管紹寧貪墨陰奸有旨不必苛求　御史劉光斗疏請鑒別大臣
有旨衰頹庸鈍者自行引退　戎政張國維少詹吳偉業給假回籍

詔諭太監田成貴成嘉杭二府遴選淑女自成入浙 民間嫁娶殆盡
久未有人敢有是諭
迎 神祖御容入宮 甲午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甲辰内豎
進宮演戲 周府遂平王紹焜請往河南招集義勇不許 劃丹陽
陸路視良鄉例給部符 禁四六駢麗文 禁宗室入京
補丁允元吏科方士亮刑科陞余颺稽勲司員外戴英工科左 補
錢增刑科 陞松江知府陳亨爲蘇松督粮道副使 陞郎中道明鐸
雲南提學黎永慶貴州提學 吳希哲補工科 陞文士昂雲南右
布政王夢錫邢大忠甘維爍浙江廣東雲南各按察使 真人張應
真入朝 御史黄耳鼎巡視上下江 謚桂王曰端 陞龐承寵湖廣
右布政唐良懿徽寧兵備副使田有年貴州驛傳道副使

二月加阮大鋮兵部尚書協理部事改陳盟吏部左侍郎
起陞王志道吏部右侍郎李長春太僕寺少卿添註
起陞錢繼登光祿寺少卿周瑞豹尚寶司少卿各添註
贈已故侍郎張守道工部尚書馮任右都御史各蔭一子入監
贈已故南京太僕寺卿丘禾嘉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
　守道於逆賢時官工部右侍郎馮任錄監司陞巡撫奉旨報罷禾嘉
　以恢復灤永功錄司務超陞巡撫踰年為鎮臣所訐遂南太僕以去
　禾嘉與士英同鄉守道與任則皆家兄之力也
陞王驥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予已故大學士朱國祚蔭一子入監
贈原任南京祭酒許士柔正詹事蔭一子入監

陞監軍給事中衛胤文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高營兵餉
高傑死所部疑懼胤文與傑同鄉朝議用以羈縻之
調浙江巡按彭遇颽于淮陽
遇颽癸未進士避亂南渡首附馬士英怪誕蘢起授職方主事改
御史身任募兵十萬或問餉安出曰搜括可辦也繼擢任即移家入
浙縱奴強掠市錢民為罷市巡撫張秉貞以聞士英以遇颽邊才改
調淮陽而調淮陽巡按何綸于浙江
起補葉紹顒太僕寺卿陞吳本泰尚寶司丞添註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管紹寧上　皇太子及二王諡
去夏劉澤清奏有典史顧元齡自北都出傳言　皇太子薨於亂軍
中二王遇害于二條巷朱國弼趙之龍隨合疏請上　太子二王諡號

紹寧復疏言　東宮雖然遇害請於明年二月為　東宮制服今春

李清疏請於　先帝實錄改易　廟號并僭上定　東宮二王謚號是

紹寧上　皇太子謚曰獻愍永王謚曰悼定王謚曰哀

原任山西巡撫蔡懋德男方煒上疏請卹不許

方煒為父請卹有旨懋德縱賊渡河一死何贖不准卹

發明　君子平其政則人心平人心平則天下平懋德身膺節鉞不能滅

賊雖與城俱碎死不償責不准請卹是已顧戊寅薊門失機一案吳

阿衡身與鎮監捧觴置羽書於高閣陳祖苞不急堵禦阽口致郡邑

之速陷濟南之變禍及德藩宋學朱實為居守而或予之謚或贈

之官胡獨於懋德蒙此嚴旨則懋德家貧之所致也嗚呼賞罰無章

何以勸阻舉動如此真可長太息者矣

雪劉榮嗣罪

榮嗣於崇禎六年任河道總督時運道淺涩門下士朝挽黃之議自宿遷起至徐州別鑿新河績用帑成耗破金錢無算八年與中河郎中胡璉同逮後榮嗣斃於獄胡璉於十二年服法

發明失守堤防冒破錢粮律令甚嚴　先帝方以榮嗣未正法為恨乃敢言雪乎若以事屬郎官與總河者無預假使河工告成論功行賞將亦盡歸功於郎官而總河不預其賞耶比事以觀而士英之欺君蔑制徇私撓法之罪著矣

闖賊李自成四攻鄖陽守將王光恩禦却之

先是光恩守鄖陽逆闖分兵掠承德諸郡遂圍鄖陽光恩與撫治徐啟元守道高斗樞禦之固守不下其再攻也光恩築砦於隘口賊營

於岸下伐木積與岸平光恩縱火焚木賊不得近賊用砲攻岸隨砲墮裂光恩以泥塗板護之且守且築夜縋壯士砍其營賊驚而遁其三攻也賊以大舟載火砲溯迴而上旌旗相望二百餘里光恩扶水岸於漢江最深處而以輕舟往來截絕復以舟載硝黃油葦因風縱火順流入賊營賊舟遇火皆燃俱弃舟奪路而走光恩令別將循江鼓譟賊盡排擠入江江水為赤至是四攻矣賊衆二十萬水陸並進光恩遣別將禦之於江渚自率輕騎營於郭外分布步卒伏榛莽間賊至路險不得馳突而步卒出沒如神薄暮收兵縛獲於榛叢火烝屋上下光恩親帥死士短兵直衝賊壘而伏兵於四下喊聲振天賊衆大潰光恩乃循江而迴搗賊水營光恩遣其前遣別將乘其後賊弃舟從北岸走光恩盡得其精騎飛艦賊自是不敢復窺鄴矣次年光

忠死於國難以忠節終

按明光忠賊也既已委贄於朝即僇力固守誓志殺賊逆闖難扶數十萬之衆不敢正視至今言之猶凜凜有生氣爲彼抱頭竄亂之節撫也況撫也偷生辱國之本兵也督撫也何其中無一光忠哉使朝廷得若人數輩令之建牙專閫曾何盜賊邊疆之足慮乎是以君子痛恨於當國者之蔽賢也

賜

正法太監劉元斌王裕民孫茂蔭第姪錦衣衛指揮

按明元斌不戰軍士縱賊殃民　先帝責其罪而誅之裕民則以元斌併及者也此而得蒙郵典是直以　先帝爲失刑有懟其君父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附錄之可法請設提督以李本身爲之有旨與平有子朕宣忠以兵爲

信地速授他人前着伊妻統轄衛胤文料理何必又立提督
高傑妻邢氏上疏請鄭允之所部將士仍聽邢氏子高元爵統領
去歲黄得功與高傑爭揚州而鬨至是欲向揚州修怨馬士英奏之
上諭大臣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弃信東顧
狡虜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諸藩着各恪守臣節不得任意
諭總兵卒文繞从住江上大肆騷擾户部所欠之餉何不速發坐視
流毒着即將搜課扣補催兵速行
諭部院捐助原聽民樂輸抄没乃朝廷偶行豈可民獻媚報仇之事
宗藩勳戚武臣須敬禮士大夫與士大夫相安不得聽奸人撥置非
法困利　馬士英奏請免朱一馮籍没　又奏唐允甲補授中書
諭阮大鋮江上奸人出没亂兵縱横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嚴備

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合疏高傑從無寸功驕橫淫殺上天然除大患史可法欲令其子承襲又欲李本身爲提督是何肺腸偏聽之臣等實不能相安矣

諭史可法卿已歸揚解諭黃得功等各歸信地何必豢養婦孫兒爭搆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衛胤文料理

諭吏部吏貪民困全繇撫按婪賄廣西撫按林贊李仲熊王詡事情廷聞已久虛實應與立剖何必復行外勘以滋延部

諭止雲貴總督李若星勤王如已到常德即留兵隸何騰蛟

考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韓接祖徐方來莊則敬蔣鳴玉錢源吳達俱給事中王錫袞夏繼虞王太捷畢十臣張兆熊郭貞一鄒鉐吳春枝王懷俱御史吏部覆剪除群賊功加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

刑陞給事中高嘉桂廣東嶺西道副使御史沈宸荃蘇松兵備僉事高
允茲江西湖西道僉事吏部余颺廣東水利道右參議

乙丑工始御經筵

兵部右侍郎徐人龍練團事罷

特予　欽定逆案徐大化卹典

起陞朱大典兵部吳光義戶部易應昌工部俱右侍郎

起陞來方煒陳洪謐熊化俱太僕寺少卿水佳胤尚寶司丞

乙亥改上　先帝謚號曰毅宗

先是趙之龍疏言思非美號今春張元始李清疏催甚易　先帝廟號

至是曾紹寧改上　廟號曰毅宗

陞姚思孝沈胤培大理寺左右少卿張希夏太常寺少卿

特予　欽定逆案閒住徐景濂卹典
特予　欽定逆案問徒劉廷元卹典
御史袁弘勳疏糾總督袁繼咸等
去歲楊維垣一疏重申要典盡翻逆案又請卹三案被罪諸臣袁
弘勳則疏請追究三案諸臣得罪孝寧太后者袁繼咸同奏要典不
必重陳馬士英票旨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關青史
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左良玉亦奏要典係治亂大閑士英票旨
此係朕家事不必疑揣至是弘勳復追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逆璫
吳甡鄭三俊并論營解寧不至蔑要典袁繼咸公然悖逆宜並行究
治有旨不必追究時奸黨構局欲盡誅正人日夜以擁立驕懷之心揣
以三案舊事激上怒上曰此皆往事不必更提以此得免起大獄

附錄
點用雲南貴州考試官徐復儀材志遠等

加春奕琛禮部尚書晉文淵閣　陞陸鉏戶科左吳希哲工科右補

吳達李維樾俱兵科　丁九元禮科羅志儒刑科

陞陸康稷文選司郎中葛含馨考功司郎中武清稽勳司主事

予蘇松瑚部王鍾彥宋文顯施溥祭葬

贈馮垣登太僕寺少卿鄧蓮吉太僕寺寺丞

張繙彥疏狀白二戰流董汶圍閤臣奏李必稻安鎮臣王之綱以爭

地之故激陷主帥乃閉門自守縱兵劫鼓臣以為之綱宜坐鎮內地安

享溫飽蕪湖總兵卜從善思成久著河北有飛將軍之號調使怏

復則督撫有臂指之使

衛亂文疏柳城金高自築土城團集義男不受偽薙乞授副總兵職銜

蘇松巡按周元泰疏川詔可虞等事劉家河係七郡利害急宜開濬

又疏楊汝成宋之純楊枝起翁元益曹溶朱積既授偽官豈容倖論

乞勅法司提問

給事中戴英疏陳洪範奉使無功正使左懋第身陷異域而下使群

驟進爵使北朝聞之將閧然竊笑者也

欽天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甚赤上問是何分野何無占候其

訪精明星術者舉用

朱國弼疏劾前任漕撫路振飛賊信 日迫先縱獄囚天潢游至兵相

河上皇上扁舟不納入城且言鳳陽有天子氣偽官武愫係進學門

生代為覓緣乞赦法司速治章下部院　又奏請治郭維經庇逆

太監高起潛疏請開納銀贖罪之例有旨納銀免死則富豪墨吏何

狩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議贖該部酌議具覆
安廬巡撫程世昌疏假弁王夢旭自稱藩府都司擒掠民商屠及閑
吏又有銅陵盜首大船牌額書天子一家
遼給事中倪嘉慶中書胡承詔衙請於瓜儀加鹽課每引五分
太監李國輔請往雲霧山開採着馳驛去　胡世宗自稱越公八世
孫求附勳衛　太興伯鄒存義疏請家提學公署
杭州織匠疏舊撫潘汝禎遺澤難忘建造生祠係前撫事奉嚴旨
靖江王亨嘉表賀登極因奏全永道三州皆為土賊所據撫按匿不
以聞
御史鄭瑜疏糾前任漕撫朱大典侵贓百萬有旨大典着立軍府所
養士馬豈容枵腹歲餉幾何不必妄訐

給事中吳希哲疏都城五方雜處假宗男戚偽飾奸弁橫行不道虐民厲商莫此為甚有旨嚴緝
太監田成選到淑女程氏上命再選二女充數
命衰病在京諸臣俱著自陳　行人朱統顯訐奏御史周燦有旨不究
諡方孝孺裔孫五經博士　諭祭原任尚書張希武　贈鄭逢蘭太僕寺卿　蔭杜鏘太倉衛百户
陞閔守箴廣西左布政陸懷玉福建按察使　顧元鏡廣東按察使嶺西道孫時偉浙江副使驛傳道　曹煒宮繼蘭江西廣東俱副使
陞陳瑞大理寺寺副　李向中浙江嘉湖兵備僉事　張承志襲封惠安伯　加都督趙民懷太子太保蔭錦衣百户世襲
給事中王士鑅疏守令失職賦額不清私加火耗虐民太甚

戶科熊維典疏三年內蘇松逋欠三伯三十一萬八千五百皆屬應徵
又已徵未解九十五萬六千有奇又疏正項錢糧輙借支贖鍰使那新
數至批詳錄下提差已至撫按身先不法何以剔蠹釐奸
戶部尚書張有譽疏酒稅可以助餉衙門既多索役益衆京城糟坊不
過百餘既委府佐又責五城凡十一衙門豈成事體
中書陳應自陳擁護有勞領考選不許　太監高起潛請餉有
旨着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令孫元德催解軍前　太監李國輔疏請成
久欠大庖府縣官　張亮疏請立監稅局於皖城不許
張縉彥塘報北兵敗於陝州許定國東丞劉家城　陳洪範塘報北
朝於正月初六摑登州天津舡沿海巡邏平度土賊作亂燒萊州西關
北兵往勒不服有號許王者統兵數萬屯青州

三月甲申朔太子至自紹興

北都失守太子為逆闖所得挾之往永平及與吳三桂戰而敗太子遂不知下落有鴻臚寺序班高夢箕者挈一人南來云是太子夢箕入京太子渡江歷蘇杭至紹興夢箕密以聞　上遣東宮舊侍李繼周楊進朝召之是日至從石城門入送止禪興寺都人初聞太子來京師騷趨謁文武官挾職名者絡繹最後太監盧九德至隨戒營卒圍守寺門尋傳旨文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大內

雪　欽定逆案門徒楊所修罷

禮部尚書錢謙益回部管事陞楊維垣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丙戌下太子于中城獄

馬士英請以太子及從付二人俱下中城兵馬司獄遂捕高成穆虎

戕虎高郵其家人也夜更餘送太子入中城獄

御史可法疏泗州鎮將李世春廉而有威一病遽亡其弟過春隊伍

精嚴地方相安奉旨用代吳黃得功堅逐浦口將張天福部議改天福

於泗州高營各將以泗州為其分地天福若來恐難相安比伊兄張天祿

還家屬至總兵卜從善抵之於泊所奪其馬騾家眷驚惶致墮水中

乞敕部仍用過春天福另用上從之

御史徐復陽許參文德翼夏允彝匿喪陞補有旨切責

御史袁弘勳疏請起用罪廢諸人有旨史澄陳啟新張文郁不准

復已故大學士溫體仁謚

先是御史張孫振疏劾前任禮部尚書顧錫疇險邪有玷秩宗以其

削體仁之謚而謚先臣也有旨顧錫疇着致仕溫體仁吏部確議並

是尚書張捷覆奏故輔溫體仁清執忠謹當復文忠之謚文某宜改
謚有旨溫體仁准復原謚文某免議德清所崇也

己丑命百官會審太子于大明門

先是楊維垣颺言於衆曰駙馬王昺姪王之明貌甚類太子給事中戴
英即襲其語入奏言王之明假冒太子請敕多官會審是夜上先召中
允劉正宗李景濂入武英殿諭曰太子若真將何以處朕卿等舊講官
宜細認的確正宗曰恐太子未能來此臣當以事窮之使無遁辭上悅
百官先後至獄所太子東向踞坐俱不敢以因待之劉正宗前曰我是
講官汝識否太子不應問以講所曰文華殿問做書曰詩句正宗更多
其辭以折之太子微笑曰汝以為僞即僞可耳諸臣無可如何仍以肩
輿送入中城

給事中戴義疏王之明偽假太子質以　先帝東宮之中左門而不尋問以嘉定伯姓名而不答其偽無疑然釋竿何能辨此必有大奸扶為奇貨務須根究到底以救法司嚴鞫

下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于獄

刑部嚴訊穆虎高成五毒備至終不肯承夢箕上疏自明并述治之

下錦衣獄

辛卯命百官再會審太子于午門

是春張捷坐刑部尚書高倬家以名帖邀方拱乾于獄方至捷曰先生恭喜此番不惟釋罪且可以不次超擢全在先生一言耳方唯唯既詣午門百官齊集各役喝太子跪太子仍前面西踞坐衆錄拱乾至前太子一見即曰方先生尚在拱乾不敢應退入人後亦不言真偽最後王

錄前口干假萬假総是一假是我一人承認不必再審此送還獄次日

劉正宗李景濂合疏太子的係假冒乞敕閣臣再加質問使之供吐姓

名疏具邀方拱乾同奏辭不預南中謡曰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

若要太子强擒賊須擒王

陞朱之臣兵部左侍郎添註劉應賓通政使吳希哲吏科都給事中

陞耿廷籙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予殉難修撰劉理順郎中成德各廕一子入監

禮部請卹甲申殉難諸臣有旨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兹顛覆雖殉

節堪憐贈卹已渥 先帝斬焉不永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通着

另議理順德准各廕一子入監

左僉都御史郭維經罷

特授馬士英子馬錫為總兵官

阮大鋮特疏薦錫有文武全材題授總兵仍涖京營

[illegible]楊維垣阮大鋮輩書特授者以其為逆案中人爲直從因任中起擬者然令錫係士英之子亦以特授書者何居曰士英首翻逆案盡援群奸是心乎璫黨者也名雖未列於逆案而意則竊願附於逆案者也故於子之授官如其意焉而與大鋮維垣輩同書特授用春秋誅意之法也

丙中下宮春童氏于錦衣獄

初上為郡王娶妃黃氏蚤逝既為世子繼妃李氏維揚之變又已童氏或云妃或云司寢晉與生一子不育及弃藩南奔太妃與氏各依人自活太妃南來巡按陳潛夫奏聞上弗召至是自詣越其杰所其

忠再疏即奉假胥之旨着令驅逐而必欲自請至京及至上大怒下之
獄備受拷訊終無異詞又細書入宮年月及日服數情事甚悉求滿
可宗達上上奔去仍視可宗深悉其寃辯不敢再擬上令太監屈尚
志會同嚴審

明按量氏而果妃也固無弃絕之理即不然而曾侍左右也者亦無下獄
之事書曰宮眷疑辭也其為妃矣乎否乎未可知也書下獄者傷之
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先貧賤令富貴之謂何而顧桎梏之
衍揚之欲假其罪以說乎慘刻為已甚矣

趙
陞原任庶吉士陳于鼎為正詹事署掌翰林院事
于鼎宜興人戊辰館選父一教兄于泰暴橫里中民不堪其毒而
民變首遭焚劫撫按具疏上聞亂民正法鼎與泰皆為民所賤尚未

散館王是題權掌院

陞李希沆兵部左侍郎黃斌卿廣西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

諭刑部窮治棲虎等

諭云棲虎若非奸人豈敢扶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往浙往楚欲幹何事豈高夢箕一人所能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着法司窮治美馬阮意在姜黃輩同文之獄行將與矣後以黃得功等先後疏爭暫止

戊戌命百官三會審太子于朝

審時太子仍無一言左都御史李沾呼王之明不應沾喝何不應太子曰何不云明之王李沾喝役動刑即工撥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撤於內士英傳催放撥高倬令人扶之出有題詩於皇城云百神護蹕賊

中朱會見前星胡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衰猜安危定自閔宗社忠義何曾到鴨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

錦衣衛馮可宗嚴訊高夢箕夢箕誓死不承假冒給事中錢增疏言當立斬夢箕逮行定招可宗請歸併刑部

謹按當時太子一事　朝廷之上皆曰偽草野之間皆曰非偽在内諸臣皆曰偽在外諸臣皆曰非偽其偽與否不可以臆斷也獨計太子而果真也其舉止面目必有與人異者追後爲留北營跋涉長途亦必有不可磨滅處而今槩未有聞焉則謂之偽也亦宜然方拱乾圖讀官也張捷當日之邀晤已明言之矣使出片語佐証即立釋囚纍而登上卿矣何以不置可否而公疏亦辭不列名則彼執爲非偽者未可盡謂無據也或曰移入太内者是真百官會審者非真戴田是

北朝之謀也藉以搖惑人心俾中朝自起爭端同室互鬨趁亂取其漁
卞莊子之術也又按順治初年北都亦有稱太子者指謝陞為假因
謝陞雖遺臣不認得孫陞厲聲呵之户部主事錢鳳覽衆中面斥謝
陞罪其不忠不義以其欺　先帝而賊太子也已而鳳覽同太子俱被害
未幾陞疽發於頸時仰空作乞命狀曰錢先生寬我究將　旬日而殂
於是人皆謂北之太子是真南之太子是偽姑有其事以俟後之有稽
見者

靖南侯黃得功疏言太子事

疏畧云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偽
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未有不明不白混賬當閭將人臣之義謂何忍
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顔者少即明白識認者亦不敢出頭取禍矣有

旨王之明假冒來歷係親口供有何逢迎不必懸揣過慮

特贈成國公朱純臣為王

吏部尚書張捷請炤張輔例贈王允之

明紀張輔三征交趾著有勞績故得贈王純臣傳聞與陳演首諂逆闖勸進雖未知確否然逆闖因　先帝有爽輔東宮之諭輕而赦之非徇斯也今捷乃援輔例為請不知所援者何例乎書曰特贈蓋深罪之也

附錄御史陳　疏慝民規聽易惑道路藉藉皆以諸臣有意傾　先帝之血胤云有旨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

劉良佐報北兵南下有旨黃得功着移鎮廬州與良佐合勦

御史郝錦疏各鎮分隊於村落打糧劉澤清尤狠掃掠民間殆盡

御史黄耳鼎疏劾解學龍執法大臣受賄庇逆如光時亨項煜周鍾
陳名夏方允昌議鍰議贖豈古者三宥八議之道進於此者張縉彥
俯首賊吏延喘偷生皇上重以節鉞優游數月不能恢復寸土高傑
之變單騎逃避乞付法司治以棄地悞國之罪有旨不必苛求
陞羅汝元刑部右侍郎鄒之麟左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封黄中鼎雒陽伯授黄金鼎都督同知
清兵入歸德巡按御史凌駉死之
許定國前哨抵歸德總兵王之綱退屯宿州邀凌駉南下綱不從及
豫王至駉服毒不死豫王禮遇之未幾自縊
乙巳祭 興宗陵 惠宗及諸王祔
加朱大典兵部尚書提督上江軍務

廣昌伯劉良佐疏言太子及童氏事

疏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情懇求曲全　兩朝彜倫以息流言

有旨童氏妖婦冒稱朕妃據供係守陵王宮人尚未悉真偽王之明係駙馬王昺之姪避難南來與高夢箕家人穆虎沿途狎昵冒認東宮妄圖不軌正在嚴究朕於　先帝素無嫌怨不得已從群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毒害其血胤舉朝臣子誰非　先帝舊臣孰不如卿肯昧心至此法司官即將兩案刊布以息群疑

陞錢繼登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　命太監高起潛安撫揚州

清兵入徐州總兵鎮徐將軍李成棟南奔

先是有胡蘄忠者南中大無賴也貧困無聊以喙干史可法留置幕下高傑之變徐沛遂為畏途胡挺身請往史大喜即委胡署徐州

事清兵將至戚撻登舟南遁胡與劉姓者渡河投降於清請遣渡黃河豫王至河口見水光接天波浪洶湧大駭疑二人為謀欲殺之二人叩首願身監營中先以數十騎往若徐州果有倫傑就戮未晚豫王從其言適是時風恬浪靜水波不興萬騎遂瞬息而渡

清兵入潁州

寧南侯左良玉疏言太子事

良玉疏請保全太子以安臣民之心謂太子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轉轉誅求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覩覩

而仁民願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假稱虎
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亦吳三桂史可法等語尤屬訛傳着法司
將鄙明畧鄧先諭誅滿
給事中戴英疏為罪輔薛國觀訟冤
英訟國觀之冤株累葉有聲林棟隆諸人下部議覆
國觀專權納賄指不勝屈只史𡎺一事已足抵罪史𡎺侵匿謀
二十餘萬事發提問國觀為之謀主猶力營救家人之出首錦衣之鞫
訊長班之供吐彰明較著以致上干　聖怒屢以重典究乎不寬之誅
有聲等由法庇私自應處分何云株累然英仍書官者非與之也且以
著其欺生誣死黨邪害正深負此官爾
陞陳燕翼禮科右楊兆升工科右蔣鳴玉刑科右

劉澤清自陳弃家南奔命授鴻臚寺少卿潘鉉 史可法奏王佐胄陰來降請留營中以備咨謀 汝寧總兵劉洪起以闕餉撤兵還楚

命給事中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冊封琉球國王

劉良佐報荆州失陷 安廬巡撫張亮報闖賊分隊南來求賜龍斥

加鄭芝龍太子太保 加劉洪起太子少保 黔將包琳為下所殺

錢謙益請即家開局修史不許 倉場贊世壽陞事曹勳回籍

殿工落成史可法馬士英王鐸高弘圖姜曰廣管紹寧朱之臣程註高倬劉士禎何應瑞陳盟曹勳葛寅亮加恩有差惟顧錫疇不許 欽

殿工敘內臣功太監韓贊周盧九德等三十五人賞賚有差

加李若星正二品服李乾德加一級于元燁等八人紀錄

給事中楊兆升疏江南有司既徵本色在倉不肯還民重新又徵請折

戶部尚書張有譽請于文武廩祿外各加公費不許　有譽又奏鄖兵三千先解五萬兩運至九江交袁繼咸轉解　又奏浙江銀十二萬兩福建銀八萬兩解至高起潛軍前開鎮

錦衣衛馮可宗疏衛校詐偽盛行百里內雞犬無存且僉書官人人准狀民間細事動至傾家　馬士英奏請蔭內官三人各錦衣千戶世襲

贈故輔李標少傅　張捷請為已故侍郎瞿景淳補蔭　劉孔昭請存問于仕廉　原任河道總督黃希憲以擅棄封疆遣戍

夏

四月癸丑朔頒各衙門新印

先是二月二十四日管紹寧移寓失去禮部印投誠於馬士英二十九日士英即具疏請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其舊印悉行繳進至是鑄成頒給

嘗膽時正寢苫枕戈之秋也使君臣能實以恢復為念則南京二字
正堪為薪膽之助而士英反欲去之何耶至於狗貂穿之秋請種
行錢換其圖上行私日無三尺之罪誠不可勝誅矣
附大可法北征疏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討賊為念而人情難協事尚
紛更睢州大變之後又有維揚之搆外侮未禦內釁方深擁節制之
虛名負封疆之大罪臣竊自悲也先是提督之命未下高營將士
洶洶臣不得不容之鎮靜本月二十三日臣議調兵北上而李本身
忽擁未起令不得已先遣胡茂貞進發矣
駐兵于徽州肆行劫殺士人汪爵率衆禦之殺其首惡數人命論
爵枉罪巡江黃耳鼎請赦不允
川湖總督何騰蛟疏言太子事

疏言太子到南何人物色何人奏聞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之姪何人舉發內官勘感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泣云自供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明旨愈宣則陛下愈惑此自關天下萬世是非有旨王之明自供甚明百官士民萬目昭然不日即將口詞章疏判行何騰蛟不必滋擾

江湖總督袁繼咸疏言太子事

疏言大宗真偽易明太子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媒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陷豈無父兄隨從何事使身流轉南實既走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皇上自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有旨王之明不刑自招高夢箕移虎合口輸情朕正期天下共見至公不欲株滋

異議諸臣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袁繼咸身為大臣
不得過聽訛言別生臆揣
戶部侍郎何楷奏鎮疏東宮甚確等事有旨此疏豈可流傳必非偵
臣之意着提塘官立行追毀敢有鼓煽者兵部立拏正法

寧南侯左良玉舉兵反

黃澍等日夜以大義說良玉主是良玉決意犯闕突入總督何騰蛟棘
門告以故且邀與同事騰蛟堅拒不可乃劫置舟中騰蛟乘閒赴水遁
江逆流而上楚人驚異出之仍推至武昌良玉遂統兵東下請除
君側之惡移檄遠近畧曰馬士英者煢孽無知貪狠悖義挾其人為
奇貨私蓄毒以種姦欺微鏌之不聞恣鹿馬以任意不難屠戮　皇
宗遂敢刑僇太子効胡濙之名訪還遏飢不使其避於荒野殘戮寧

之耶訊大千又不容其潛於深宮群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肝鬲
曰視崔採而更慘李沾戚拷何如崔季舒毆拳王錚唱拍有甚朱丈
蔡美譏豈　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況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則用一
番人既削其臣并剪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會
成群誰敢曰吾君之抒依違了事咸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乳虎
是可忍也子與之遇毒猶尚何言哉王受恩　故主莒恭通侯寧與
食餂之恩詎忘結草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亞聽風雲
氣憤矢鷹鸇之志逐日月光昭郁塲豈盈應有燃臍之禍漸臺高擁
難逃切舌之災檄下遠近傳播惟京城噤口
職發海內望是舉久矣無不喜其來而悲其晚此傾以及書何也曰君雖
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晉趙鞅與荀寅士吉射相惡治兵相攻春秋直

書曰叛正為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奪君以取國者著律令也宗社雖丁板蕩之厄而冠履決無倒置之理此良玉書反之義也故必通於春秋之義者然後可以權衡天下之事

特復　欽定逆案劉廷元等官

張捷題覆楊維垣疏表章附鄭成諸臣劉廷元呂純如黃克纘王永光楊所修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贈蔭祭葬徐揚先劉廷宣萬韜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各贈官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源各復原官奉有俞旨

明按廷元等之入逆案也或以擁戴或以諂附或以贊導或以頌美皆從逆賢定罪不關附鄭也至王永光以庇奸逐賢罷位許鼎臣縱賊失事蒙譴陸澄源以居官狼籍被察與附鄭尤風馬牛不相涉此

今捉拘維垣之請盡給卹典是直為逆賢鳴冤作　先帝為失刑也
逆案甚焉吳鄭氏外戚也當附乎不當附乎舉附外戚者為君子乎為
小人乎諸人之品行昭然矣張捷之心事可知其直書于册所謂不
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附錄 史可法疏北兵分路南下李成棟弃徐南奔鎮將平日擁兵虛餉一
遇警急全不足恃

王永吉疏弃徐萬分可惜乞敕劉澤清固守淮安力扼勤王彭鎮

劉洪起報北兵來勢南下諸將逃竄無人敢過退為南京之憂

給事中錢增疏警報日至劉澤清劉良佐退避近郊平日養兵何用

士民王詔等疏北兵日逼劉澤清退避南下搶奪民間財物異常慘酷

逮內眷分守十三門禁各官家眷不許出城　衛胤文以違難求退

太監屈尚忠上童氏揭逮史可法中軍孫秀及北使應吉士吳爾壎
惠安伯張慶臻劾選郎陸康稷貪污有旨不必苛求　劉澤清疏
文武考察舊例不許借題羅織驅逐異己　逮河南巡按陳潛夫
徐允爵襲封魏國公　方國安掛鎮南將軍印　劉星瑞補御史
原任漕運總督路振飛疏自明守淮之功有旨切責朱國弼復劾之奉
有俞旨　御史米壽圖疏孟夏享　太廟文武陪祀者多不至着行申飭
陞張雲構李喬俱兵部右侍郎　祁逢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陞王國寧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周宗文光祿寺少卿
改王永吉提督淮安廬鳳軍務專理防河錢繼登兼巡撫揚州田仰撤
回另用　衛胤文事定再議
清兵入兗州

左良玉下九江安慶

辛酉誅從逆賊臣周鍾武愫光時亨于市

阮大鋮殺周鑣雷演祚于獄

前以馬士英疏逮鑣與演祚下獄阮大鋮復出不忠不孝大逆无究疏糾演暮云崇禎乙亥之春流賊犯太湖演祚與妻孥皆衣緋赦而更其父以新妍之服祚向賊揖其父曰此我家主翁有客銀數萬兩拷之可得也賊因舍祚而執其父榜掠以死尤有罪不容於誅者初傳聞 國變之時閣臣馬士英在江北與劬鎮諸臣揷血定盟擁立皇上臣從山中貽書與之謂册立大典宜依倫序而閣臣已先得意臣之心暨擁兵馬聲言誅二心異議之奸衆論乃定而實懷二心操異議者姜曰廣張慎行兩奸主張而演祚明佐之更可誅者演祚被逮後

托其私黨向臣門生齊維藩方啟曾轉語臣令臣與救解贈以戎政尚書相送臣甚駭之夫戎政尚書乃皇上高官榮爵必廷臣會推衆論僉同而後定豈演祚呈身曰貴之門遂能舉以相送只此一言其平日倚艸附木把持朝政潰自供自吐矣如此兇逆即寸磔不足蔽罪可分之愆：：長繫正法典刑哉至是獄上演祚與鑣俱着勒令自盡徐明周鍾等三人從賊者也肆之市朝與衆同棄誅得討罪之義矣若鑣與演祚非賊也不過為大鋮修卻耳夫擬戴逆賢者是賊而得罪崔呈秀者非賊叩首逆閹者是賊而見迕阮大鋮者非賊今從賊貂璫之時敵黃圖倚皆復以原官而周鍾胞兄周銓亦超然局外胡獨於鑣與演祚是閒乎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特目王札子以討其當上之罪故今於二人變文曰殺而特目大鋮以著其造意之實

謹按當時演祚陷支於賊及明佐姜張與戎政尚書之語不知有無但現宵馭閣之馮銓大鋮不難詆之以合門狗雞則其言之不足憑可知矣疏內云士英與勛鎮歃血定盟擁立　皇上則其居為奇貨兵勢相挾直想不諱矣又云臣在山中貽書與之謂冊立大典宜依倫敘夫立君大事也況當北都失守群情震驚之際自應內外協心廣諮博詢社稷為重倫敘為輕大鋮以逆案餘孽敢從山中遙參其權則其平時呼吸相通當日合謀構局尤彰彰矣又云戎政侍郎乃高官榮爵必廷臣會推衆議僉同而後定豈思兵部侍郎非高官榮爵乎何士英一手擬定不容廷臣推舉不煩衆議異同豈大鋮置身士英之門便可送可受乎只此數語而大鋮之把持朝政直自吐自供矣特為拈出以存千古公案

江湖督袁繼咸疏請赦太子不允
繼咸奏左良玉舉兵東下請赦太子以遏止之有言王之明的係假冒
如果一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即擁兵犯闕繼咸身爲大臣兼
擁重兵如何說不能堵止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疏請入朝不允
可法疏請召見面陳太子處分以息群囂有旨西警方急卿等心料
理待凱奏後朝見

捷潞王于湖州
王初至杭適海寧百姓群訴陳之遴於撫按王得其揭偶向有據二
因言之之遴懼及起官同御史彭遇颽召對力言當日大臣意在潞王
幸馬士英建議獨立今杭城省會非所宜居恐有外應乃有湖州之命

附馬士英薦白衣李猷新即補職方主事　士英又出五千金委沒金
鍾招募健卒即補府同知　梁雲構請召黃得功劉澤清統兵入衛
馬士英奏水陸諸軍必直抵湖口與九江安慶呼吸相通乃知上游消
息也牧催阮大鋮朱大典督諸軍前進不得稽延
黃得功提兵入援命于荻巷暫住有警前進　太監高起潛奏左兵東
下聞賊尾後我兵幫前自當措日援首不煩過慮
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兵自是長策
史可法疏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師有撫按有屯撫有總督官不爲不
多矣虜寇並至曾何益豈是末哉臣近至揚州一時集於城內者有總
督有提督有鹽科酬應繁雜府縣皆病今又添鹽監鹽督人人可以
剝商剝商本盡廚課從何出利歸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實自受之

馬士英奏上江大捷賞阮大鋮朱大典黄得功劉孔昭黄斌卿鄭鴻逵

黄蜚鄭彩方國安趙民懷卜從善杜弘域張鵬翼楊振宗等銀幣

命兵備副使馬鳴霆駐江陰印司奇駐鎮江楊文驄監軍鎮江凡遇渡

南渡用砲打回不許過江一步

禮部奏選到淑女着于十五日進元輝殿

癸亥貢院會選淑女七十人中選中阮姓一人太監田成淅中選到五人送

中王姓一人又周書辦女一人俱送進皇城內

太監屈尚忠奏催大禮措辦銀兩有旨着該部火速那借

馬士英疏請設洋稅事開洋之船每隻或三佰兩二佰兩設太監給

批放行于崇明等縣起稅如臨清關例

户部奏請徽寧等府預徵來年條銀　侍郎申紹芳往浙直催餉

御史張兆熊奏王之明一案謗議沸騰有旨着法司即將口詞章疏

連夜速刻印刷務使遍郡宣布

桂王子安仁永明二王召赴近畿居住

太僕寺丞張如蕙丁艱回籍着留其行囊究餉　御史劉勳奏解奸

嚴密下從四出搜害　御史何　疏請禁四六文章并坊刻社稿

贈鄧遂蘭太僕寺卿　馬士英請令乙榜廩生輸銀准貢

原任山東提學右參政翁鴻業之子奏乞卹典下部察奏

起補王時敏太常寺少卿范鳳翼光祿寺少卿

特授從賊臣黃國琦試兵科給事中

給明叩首逆闖者賊也擁戴逆賢者亦賊也故國琦與楊維垣等同書

特授若曰是皆賊也無嫌同辭

清兵入淮安總兵東平伯劉澤清逃
澤清先請入衛諭以防邊為急及聞清兵至遂大掠淮安席捲輜重西奔沿河竟無一人守禦豫王從容渡河至淮安稍休即拔營南下明徐澤清助馬阮而攻去姜曰廣劉宗周諸人威力如此宜其清兵渡河上之奏順昌之奇捷下之郟襄陽之固守不取法乎此乃決堂苛太原之逃乎昔日之權焰今安在哉書官書爵書逃所以絕之者至矣

下給事中吳適于獄
時左兵東下士英盡撤江北勁兵堵拒上江且曰寧為北兵所殺無為左兵所辱而朝議亦俱謂北不足慮甚有欲用北以破左者方國安阜文燦名為禦左實避北兵而西吳適疏劾二將且當有奇左良玉稱兵

犯順逆破九江安慶國安文敍方在勤逆兵追為逆臣出脫是何肺腸耆罪了職法司提問先是阮張輩欲借太子起大獄因遣外議不果及得逆疏決意借叛逆為名由肆羅織既而清兵南下不及興獄

丁丑清兵入揚州署府事同知曲某死之

史可法時退守揚州清兵至淮可法猶以好語慰士民謂北騎尚阻黃河豈能絕流飛渡迨清兵直下抵六合可法急令閉城門聽士民出城遠避清兵未至高劉三鎮之兵已恣其焚殺與豫王入揚州同知某冠帶坐堂上不屈被害可法擁七十騎突圍而出行至班竹園地方清兵追及識之史遂死亂軍中有押某者負種也為史內丁豫王下令募能得之至則勸之仕不可曰我從史閣部厚恩誓於此生靡軟史郎豫王不忍殺羈留半月終不能屈乃縱之歸歸即覓史尸已不可

得矣今之史據偽也事平後抑僑居邗關前一室屠趙自給有卯以
仕事者惟慟哭而幽 知府惜遺其名抑亦惜遺其名
嗚呼可法死難矣而不書者雖沒亂軍之中未嘗授命之節不敢埋也
不書逃何原其心也 逃守金陵號召勤王之師我別有良圖也春秋
立法甚嚴而究心忠恕正謂此也
附錄馬士英請潛召黔兵入衛為走貴陽計黔兵三千調至今駐雞鳴
山毀踏僧民房殆遍每夜擄二伯名守護松寓
己卯龍潭驛探馬至北兵編木為筏乘風而下又一報至江中發一砲
鎮江城裂四垛最後楊文驄令前至云江中有數筏疑是北兵因整
砲城下火從後炸震倒額城半垛無放三砲江筏粉碎矣士英將前
報二人綑責而重賞楊使自是警報寂然

庚辰召對百官于武英殿

自左兵檄至上曰總馬士英王之明事誅所以自全戊寅視朝畧閔群臣遠部禮錢謙益力言不可乃退是日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良久上云外人皆傳朕欲出去王鐸云此語從何得來上指一小奄鐸正色語奄曰外邊話不可亂說鐸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

五月壬午朔吏部尚書張捷率百官進表賀捷

時江北信絕左兵與靖南相持不下阮大鋮劉孔昭虛報捷音捷遂率百官表賀以惑都人耳目是夜有書聯於東西長安門柱者云福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謅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又云福人沉醉未醒全憑馬工胡謅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又云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又云二難翻世界七駭揭地掃東林一馬踏江南四鎮斡天歸北漢

附錄張捷身為冢宰不能進賢退不肖依孝壓舉於苦后而堂上非當丑比周為惡坐視國事決裂至此尚恬不知恥虞衆賀捷將以其竊詢之職弁直書于冊良可醜矣

丙戌工不視朝

端陽節也工以演劇故不視朝

附錄黃得功與左良玉屢戰身中三矢捷聞加太傅遣太監王肇基勞之并加阮大鋮朱大典俱太子太保總兵馬得功張武鄭彩黃斌各加三級副將以下各加一級

禮部題編修陳之遴給事中戴英福建主考

丁亥有二騎從金川門入馬士英寫午後士英入大內與盧口三各商議傳令各門下閘辰開申閉

戊子百官集清議堂會議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王鐸蔡奕琛張捷張有譽錢謙益李沾唐世濟陳盟李喬楊維垣陳子鼎錢增張孫振秦鏞趙之龍各竊竊偶語百官至者甚衆皆不得預聞時散唐世濟李喬齊聲相和曰即降志辱身亦甘之矣後有叩之大僚者皆云北信甚急今已無妨並行會議者藉之龍以款於清也

己丑發黔兵六百人守　孝陵門禁益嚴

清兵駐瓜洲列營北岸鄭鴻逵黃斌卿黃蜚駐鎮江列營南岸相持者兩日庚寅夜清兵開閘放舟蔽江而下三鎮兵各揚帆東遁江南諸師皆潰諸將各卸甲亂竄蘇松巡撫霍達尚未到任聞變即易服潛入蘇州鄭鴻逵路經丹陽燒劫南奔黔兵從楊文驄者止存五百人

傳言清兵已渡江鎮江無備都人大震

吏部差傳旨三淑女在紹興者放還母家縉紳家眷不許出城
壬辰帝如太平操江誠意伯劉孔昭不納遂如靖南侯黄得功營
是日吳集梨園子弟入大內演劇上與盧九德田成張尚忠等雜坐
酣飲二鼓後上同太后一妃與內侍多人跨馬從通濟門出至太平
府孔昭閉門不納徬徨江次不得已就黄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左
良玉戰聞之即歸營向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
奈何聽奸人之言倉卒行幸乎今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
負陛下也臣營卑薄如此其何以處陛下哉上俛首無語者久之遂留
營中
按書如太平如靖南營者為尊諱也書官書特書不納者著叛亂也
孔昭前攻張慎言援阮大鋮不啻被殘纓魁之忠心矣今君父有難反

欲作開戶討平東儲不納則君臣之倫絕祖母可弒則父子之倫絕

比事以觀孔昭大逆不道之罪不可掩矣

癸巳馬士英逃

錢謙益黎明肩輿過士英寓門庭紛然良久士英出箭衣小帽向錢拱手云詫異詫異我有老母不能隨公殉國矣即上馬去侍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擁出城至　孝陵詭裝其母為太后居守　陵騎兵自衛趨廣德所過村落劫掠一空廣德閉門不納士英怒督兵攻破之殺其知州迂道至安吉貽書知州黃翼聖曰廣德見拒故爾從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翼聖於是率士民肅迎道左掃公署以待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其隨行者皆有酒肉之獻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啟云閣部既真出

太后亦非偽東貢遂偷法駕迎入杭州舍於公廨士英遣兵於城南請
潞王當杭州奉謁偽太后如常禮偽太后辭之已而王令妃甚尊遣入
偽太后復峻辭之人始疑其偽既而人從南中來者云太后已東駐值
弘光入天界寺矣而後知其果偽也
發明運籌帷幄輔臣職也折衝萬里梱臣任也士英以一身兼之而坐令
國事至此又不能死首行倡逃惡莫大焉特書其日盡削其官並
始終絕之也
[illegible]城內柵門盡詰馬士英中軍八人送戎政趙之龍斬之
弘光既出內外鬨沸百姓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街衢文武
一時隱匿洗去當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蟻有出而復返者次日戎政
趙之龍出示安民有云此土已致大清國大帥之語

百姓千餘人擒王鐸至中城獄令認太子即群毆之鐸曰非干我事皆馬士英所使百姓曰汝舌在士英口中耶復毆之髭鬚俱盡太子乘行諭止命禁中城百姓隨擁太子上馬　西華門至武英殿又擁至西宮取弘光所遺冠袍服之即於武英殿登座群呼萬歲連日天氣陰霾淒慘是日天日清朗衆心歡悅各部寺署官見者俱行四拜禮大僚亦間有至者

太子傳示畧云　先皇帝丕承大寶惟茲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祐悖罹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層父大仇不共戴天　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貽避匿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近立福藩予惟　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已奸構陷致櫻桎梏予雖幽囚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遠遁蔑爲氏望其

如　南皇帝之陵寢何往予小子以老人民團抱出從指入　皇宮
予身貢重寬宜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
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識
予之嫌靳予經綸之教也
張捷聞太子即位王鐸下獄恐以次及已微行至雞鳴寺以佛幡帶
自縊楊維垣亦懼以前罪見討先勒二妾死為買三棺旁置二妾中
題楊維垣之柩並埋中堂身挈一僕夜遁至土橋為怨家所殺
太子令釋王鐸於獄仍命為大學士又釋高夢箕於刑部獄陞禮部
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逃
趙之龍召勇衛營兵入城〻中乘間而出者甚衆柵禁稍寬店肆亦
有開張者

文武諸官集中府會議齒及太子皆有難色曰前日然者云云總有蹈呂張之咎者且弘光帝復來奈何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款使北歸其何詞以善後衆皆然之遂散各衙門出示安民但言城守並不及立新主事

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其子馬錫寓北門橋都督公署在雞鵝巷百姓焚燬一空次掠阮大鋮楊維垣家大鋮最富歌姬甚盛並時星散

太子敎封中城獄神為王差官捧敕二人前導至獄中開讀敕文稱崇禎十八年兵馬司官素服迎之

監生徐瑜蕭某謁趙之龍勸其登奉太子即位之龍立斬之

差官自北軍歸之龍即入西宮勸太子遜位

尚書張有譽高倬侍郎陳盟王心一等皆逃

丙申清豫王至南京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

事兵部右侍郎李喬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蔡奕琛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李沾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唐世濟迎降

兵部左右侍郎朱之臣梁雲構戶部右侍郎何楷左僉都御史鄒之

麟等迎降

翰林院掌院事正詹事陳于鼎左右諭德翰林院編修等官程正

揆李景濂劉正宗張居等迎降

給事中錢增陸朗丁允元王之晉等迎降

御史張孫振 徐復陽袁弘勛王惓等迎降
魏國公徐允爵保國公朱國弼懷遠侯常延齡靈壁侯湯國祚
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弘爵臨淮侯李祖述鎮遠侯顧鳴郊
隆平侯張拱日懷寧侯孫維城寧遠侯鄧文郁南和伯方一元
博平伯郭祚永寧東伯焦夢熊寧晉伯劉印吉惠安伯張承志
大興伯鄒存義雒陽伯黃中昌襄衛伯常應俊等迎降
掌宗人府事、太子太保駙馬都尉齊贊元等迎降

大清兵到戎政府都察院各遣官二員遠迎跪道旁高聲報名
將近豫王前通事高聲喝起文武百官隨即出城迎接時正大
雨淋漓無一人敢稍後者
豫王領兵城外駐扎天壇中

勳戚中湯國祚是憲劉孔昭而許舊家張慎言者柳祚昌特出急用忠幹之臣躐催用阮大鋮者雷廷齡破例與一子文蔭入監者朱國弼以侯復晉封公者

丁酉大開洪武門趙之龍李喬率百官獻册行四拜禮跪請豫王進城豫王問 太祖 成祖始末之龍一一具答豫王大喜加封之龍為興國公賜金鞍銀鞍馬貂裘八寶滿帽命軍中設牛酒席地而飲

王鐸詣營投降豫王以其弟王鑨在營中優禮之

李喬進城齎告示二道一為大清攝政叔父王曉諭江南文武官員一為 欽命大將軍豫王曉諭南京官民畧云福王僭稱尊號沉湎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

武臣要名惟思假戚叛亮上下離心遠近嘶恨人以爲實錄
晚刻趙之龍奉太子出城至營豫王離坐迎之令坐於己之右
相去可丈許
戊戌文武百官朝豫王于行營
豫王受文武百官朝賀到營遞職名者如蟻趙之龍令百姓設
香案每家各粘黃紙書　大清國皇帝萬萬歲
豫王令查百官不朝恭者妻子爲俘差假者堂官報名註冊每
日點名百官俱四更往午後歸
光祿寺卿葛徵奇給事中黃端伯戶部員外劉光弼吳嘉胤中書
舍人龍述祥死之
徵奇等俱自盡獨端伯大書其門曰大明忠臣黃端伯之寓豫

王召至長揖不跪數之言則嫚罵逆命朕之臨刑監斬官尚未奏適報
恩寺僧一輪趙過端伯呼一輪代書絶句云對面絶思量獨露金剛
王若問安身處刀兵是道場書畢過害逵祥自投武定橋下死
明嘗食君之祿不避其難人臣之義也當死之者嘉其得救命之正也
張捷楊維垣皆死難者胡獨削而不書則當考之春秋矣齊崔杼弒
其君光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春秋削而不書胡康侯氏曰所謂
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今此十人者皆
逢君之惡從於昏亂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今捷與維
垣之死則自有因即使果死維垣已失身逆賢不足貫齒若張捷者
身為冢宰統百官均四海是其職也當時政繇馬氏權歸內奄不聞
有所匡救甚者表章附鄭諸人目中已無 先帝擅加成國王號胆

大直茂　高皇是真達君之惡也屈膝辱國之從咸行發用責當斬
爵之弊置若罔聞是真從於昏亂也律以春秋之法正所謂難辭身
不償責安得以死抑許之者削而不書深得春秋之意矣
工部尚書何應瑞自縊不死豫王命縛之京官代為之請乃准調理
已交禮部尚書錢謙益引大清官二員從五百騎入洪武門候開正
陽門索匙不得乃引進東長安門盤九庫現銀九萬兩即命謙益
駐　皇城守之
文武官暨坊保進牲醴米麵熟食茶菓於營絡繹塞路趙之龍與戲
十五班進營開宴逐套點演正飲酒間報各鎮兵至之龍說稟豫王
王珠不為意又點戲五出方撤席發兵三伯遣將〻之即行有頃擒
劉良佐至良佐叩首請以擒弘光贖罪豫王許之隨撥二伯人同行

乙巳劉良佐以帝至南京靖南侯黃得功死之

良佐奉豫王令來追帝且召得功得功怒不甲而出陽河罵之揮鞭督誓曰我黃將軍豈屈膝他人者哉有離箭中其頸者黃屹立不動良佐即殺放箭者持其首以勞之黃終不應請明日決一死戰次日結束將戰麾下群進曰大事已去徒取僇耳黃審視將卒皆無鬪志乃擲刀於地撫膺大慟隨卸甲冑服冠帶北向再拜自刎良佐即入其營挾帝回南京

發明 於良佐則削其官書以帝至以著其為戕君之賊於得功則書其爵書死之以著其得授命之正而馬士英之黨奸悞國劉孔昭之弄君負國左良玉之阻兵禍國趙之龍等之賣君盜國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兵部右侍郎李喬獨先剃頭胡服謁王罵之
趙之龍同大清宮並騎入城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為界東為
兵房西為民舍通濟洪武朝陽太平神策金川六門皆讓以居北軍
自是東北居民日夜搬移提男挈女啼哭滿路西南民房一椽值一金
豫王斬比兵搶物者八人又示前日大內搶掠諸物自行交還江
寧縣藏匿者梟示
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牌諭翰林大小官每日入內院辦事御史陳
于鼎進冊送進每日侵晨點名
大理寺丞劉光斗鴻臚寺少卿黃家鼒御史王懩等安撫蘇杭等
處即索取降順冊
時百官既投誠於清復傳檄省直諭令降順檄曰自遼金元以來繇

朔漢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伐無道靡不弃好而猜釁問罪以稱兵
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援奮義逐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我 先帝
不瞑目之仇雪恥除兇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肅清 京闕修治
山陵安 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救持
我 累朝陵寢修復我 十廟宗祧優恤其諸藩安輯其殘黎擁
用其遺臣舉行其舊政思深禮崇義盡仁至如大清者乎權奸當
國大柄旁落勅遣魏公韓而不奉詔繼遣陳洪範而不報命然後
興師問罪猶且頓兵不進紆迴淮泗以待一介之來自古未有王師以
仁以禮雍容揖讓如大清者也助信祐順天與人歸渡大江而風伯
効靈入金陵而天日開朗千刀萬馬寂無人聲童叟聚觀朝市不變
三代之師於斯見之猜南覆殘誰爲一旅之師故主來歸猶崇三恪

之禮凡我藩鎮皆撫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爲大丈夫可以自決也幸三思之幸毋圖之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順治二年五月南京文武諸臣趙之龍朱國弼劉良佐王鐸蔡奕琛錢謙益李沾唐世濟李喬朱之臣梁雲構鄒之麟謹白

劉良佐以帝至宿天界寺次日帝坐小轎入城首披包頭身衣藍袍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以其信任馬士英阮大鋮等而囚禁東宮等事有投瓦礫者進南門易轎而馬至內守備府見豫王叩首豫王坐受之命設宴於靈璧侯府坐帝於太子下趙之龍等八人侍宴樂戶二十八人侑酒〻半豫王向帝曰汝 先帝自有子汝不奉 遺詔擅自稱尊何居又曰汝既擅立徒聽奸臣

報復私怨不遣一兵討賊於心何安又曰　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難遠來汝既不讓位又將辰磨滅之何為又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爲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帝汗流沾背終無一語廣散金鶴侯於江寧縣署與太后及妃同一室豫王令舊臣往視惟安遠侯柳祚昌侍郎何楷視之帝嘻笑自如但問馬士英奸臣何在爾

下令髡髮趙之龍先剃魏國安遠永康靈璧臨淮駙馬齊贊元等以漸剃訖文官惟李喬姚孫棐先剃

豫王出示各城門云剃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恥官員先剃求見本國已經嗤罵特示

豫王命錢謙益兼吏部尚書

上江提督朱大典歸于金華劉孔昭逃阮大鋮劉洋清詣營投降

丁未安撫黃家鼐至蘇州巡撫霍達巡按周元泰知府陳師泰同知文王輔推官萬適長洲縣知縣李實吳縣知縣吳夢白等皆逃

霍達於北兵渡江後列住泊舟河干不入城令大開六門縱婦女出避

錢謙益既投誠於清以招降江南為己任致書督撫及鄉紳諄勸降有名正言順天與人歸等語屬門下客周荃同家鼐先安撫本蘇時官府皆逃士大夫爭入山家鼐等入城民皆執香以迎城中大姓亦有設香案於門者

鎮江監軍副使楊文驄殺安撫黃家鼐

文驄率黔兵五佰自鎮江南奔過蘇適太監李國輔亦至乘不意擒入城執家鼐數其罪殺之周荃聞風先逃文驄遂自行巡撫事

豫王調兵八萬下蘇杭

六月清兵入蘇州監軍副使楊文驄逃長洲諸生顧所受死之

清兵入蘇一從虎丘黃花涇一從楓橋出橫塘一從高板橋出洞涇大帥貝勒駐師閶門外白雲菴令士紳朝見皆行四拜禮遂統兵入杭命侍郎李延齡同降將土國寶鎮蘇州授原任通判徐樹藩署太倉知州事舉人王郎李楷等署嘉定武進等縣知縣顧所受者長洲老儒人稱東吳先生聞變賦詩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勝悲從容死向宮墻地免使忠魂弃溷渠又書几上云非自同於匹夫匹婦之諒實不忍為被髮左衽之人遂往學宮自經為學役所覺乃赴水死

清兵入杭州馬士英逃

潞王率浙江巡撫張秉貞左布政使吳儀鼎督糧道副使王敬錫杭

嚴兵備副使吳閶思水利道副使錢志騶等迎降
士英王杭擬復奉立潞王王堅拒不可及貝勒至以書招王王度力不能
抗遂具諸兵營請勿殺害士民貝勒許之按兵入杭市不易肆
閏六月辛卯雉髮令下壬辰在籍少詹事徐汧死之
先是汧致書親族云前月六日之夕弟將引決於庄舍為庄奴所覺志
不能遂今紳士欲郊迎貝勒乃弟臨大節之時也存此不屈膝不雉髮
之身以見　先帝於地下見先人於地下具在後之人則三位長兄與吾
以發表兄善視之至是聞雉髮之令貽書友人云先有數行呈諸兄其
時以郊迎為不可也今貝勒未至而雉髮之令已行嗟乎屈膝不可也雉
髮其可乎江萬里吾師也特子不入城雖有園滄止水而不能不死於路
耳惟諸同志為弟明此志焉是日從山中移舟虎兵月下沽酒獨飲飲畢

從容赴水死諸生殷獻臣避兵获溪家人有剃髮往者見之號慟三日不食死叔父中書宸亨時寓陽城聞令自投於河家人救之絶粒六日而死遺筆有俚保一髮以見祖宗於地下之句 以後知其張袁小殉難

北伐至紹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右僉都御史祁彪佳等死之清帥傳檄至紹興紹興遣人投降彪佳知事不可為投河死宗周剃絶粒死其言曰非難自刎投淵也但此身不得全而歸之不可以見我父母耳宗周將死有諸生王玄趾者貽書相勸詞甚激切又有潘集者尚未入泮亦隨宗周殉難

馬士英伏誅

士英渡江後縱兵逃散乃潛居天台寺中其家丁某縛之以獻貝勒數其罪惡誅之剝其皮實之以艸用快眾憤時人有以周馬作對者曰

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紙紙繫延儒之頸究同狐狗之斃馬士英號瑤艸家藏瑤腹藏艸艸眾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鞹

贊明士英至是一再逃矣彼既以逃為上計將守富之大何他不可稱雄而孰知擒之以獻者即其自衛之家丁也前再書逃此書伏誅以見包藏禍心之賊天人之所必誅斷無有倖免者可以為來世永鑒矣

長洲諸生陸世鑰首倡集義于陳湖

世鑰字兆魚世居陳湖以富稱先是有十將官者聚千餘人屯陳湖中兆魚慮其為亂亦屯聚千餘人名為犄角實用防遏時下令髡髮鄉民驕悍殊甚十將官因以言煽誘之鄉民益懼遁府縣差催馬什者挾以兵勢索需倍於往昔鄉民皆洶洶思亂十將官因民之洶洶也遂殺其人而焚其舟揭竿稱變邀兆魚與同事時城中富家大室皆避

與於鄉為人柔順父矣於是集義者四起藉以劫掠財物為事惟沈魚則盡毀其家以集衆數十萬金之產盡捐以供餉又嚴禁部下不得攜人家一錢一縷犯者必殺毋赦時同舉義者兵部主事吳易師出戰之僞某復投試授職或流而為盜兆魚見大勢已去更飄然長往弃妻子不顧

太湖義兵起以黄蜚為主蜚故水軍總兵也

癸巳城中義兵起時陳湖所部有被獲下獄者伏力士劫之以城樓舉火為號於是城中爭奮起相與焚北察院及巡撫公署李延齡出圍督供飲兵屯於南園城中大姓各設酒食以犒義兵然兵皆徒手亦紀戲律又無火器原任守備魯之璵蔣若來或聚衆湖中約期克復若來不應之璵獨率千人入城與北兵戰於南園衆潰不能支死於葑門陽山廟

側陳湖勇士韋志試亦死焉

松江嘉興常熟崑山嘉定江陰俱集義城守

松江先有指揮富某者集義救安撫吳秉世頑乃獻而過括郡人金錢助餉郡人苦之乃共數請原任兩廣總督沈猶龍為主嘉興則推吏部尚書徐石麒編修屠象美為主新任兵備吳爾𡎺閣撰從水竇逃去常熟先係原任知州嚴栻為主既而總兵何沂擁宗室某至執栻欲誅之僅而得免嗣後何沂為主崑山則推前任知縣楊永言為主嘉定則推在籍右通政侯峒曾為主江陰則諸生許用及典史陳明遇為主各

集眾城守豎大明旗號

徽州紹興金華等處各舉兵城守

鄭遵謙斬北使于江上奉魯王為監國迎入紹興居之

邉諫著大同兵備鄭之尹子也與給事中熊汝霖江西僉事孫嘉績
同起義於餘姚迷衆至台州迎魯王台州鄉紳陳函輝戈夏卿共集
衆擁送魯王至紹興奉為監國浙北決亂其血祭旗工江總督朱大典
亦起義於金華遣其孫珏上表勸進張國維亦起義於東陽遂為督
援起原任大學士方逢年行宮辦事調総兵方國安守嚴州隨調兵
復富陽縣徽州則原任御史金聲同武進士黄金縣義得萬餘人分
守昱嶺等處阻險自固
丙申城中義師潰時舊総兵吳志葵走營黄天蕩郡人張勛勦之入
城救援不應於是諸師各鳥獸散有頂紅僧戰甚力手殺北兵數十人
當十六夜月食李延齡令兵潛出齊門從蠡口鎮出望亭奪糧舡據墅
縱掠滸墅至楓橋而北兵在城中者亦焚殺胥盤一帶計城內外死者

戮及萬人河水經旬猶不可食漂東李伯含素以武事見推及是率
衆至盤門遂墮水死人咸惜之
有朱旦者祖爲朱鷺人稱白民先生著有建文書法一書極意表揚遜
國諸忠義者至是聞變旦叛曰當時我祖作書忠於 建文帝我今舉
義忠於 高皇帝雖死猶生也遂拜母訣別而出往太湖説黄蜚諸
師皆不應復貽書促吳志葵亦不應乃同西山徐雲龍等薄胥門北
兵衝突而前雲龍折甲走其弟居達僧景賢皆戰死旦亦遇害
清兵入常熟諸生徐守質等死之
降將洪某率兵攻常熟何沂先期潛逃諸生中尚有躬冒矢石力戰於
華蕩者勢不能支遂各散去徐守質母病不能逃兵至母與妻俱投
井死守質與兵格鬬死徐市徐懌聞城破數日我家世科第眞無一

義士邱通別親族題壁云不敢立名恐後代但求請節答先朝哀
半自縊頂志寧方食餅聞城陷墮餅於地挽吭不食死諸生蕭某妻
許氏為兵所掠痛罵不受汙兵怒縛之梲支解之
清兵圍崑山徐開禧開城門迎降在籍編修朱天麟南走福建諸生朱集璜等死之
崑山巨族甚多皆輸餉願死守諸生朱集璜徐開弘等助守甚力復
邀老將王公揚主戰事公揚年七十曾悍不減少年至是清兵來攻
被圍十餘日公揚力戰死天麟方約開禧及諸縉紳給兵糧開禧
已預通款於清遂開城門納清兵入開禧者 先帝戊辰首科進士
任臨武知縣甲戌考選復邀 先帝破格特恩拔授翰林者也天麟
聞變狼狽走江西後聞隆武即位復走福建集璜開弘俱死亂軍中
諸生陶琰春死士三伯赴援中途聞城破自剄御紳士民男女死者

以數十萬計舊令楊永言潛匿民間得免

清兵圍嘉定

秋七月清兵破嘉定在籍右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等死之

峒曾等倡義城守清兵初來攻峒曾令焚其舟既又來攻預拆一石橋石支之不即斷清兵過橋〻傾壓死者數十人有某參將者侯黃二公數請以訓御兵其人勇悍善闘手揮鐵簡前後擊數百人後中矢如蝟毛以死七月初三降將李成棟復糾太倉之兵以來東西兩門齊攻火砲擊城中無匿剌薄暮忽大雨如注怪風暴起城上遂不能張燈成棟令兵丁潛伏城下穴城而守者弗覺也初四黎明成棟置砲於地穴中砲發震城〻一隅崩鐵騎直躡而上鄉兵不能禦城遂陷峒曾急歸拜家廟赴池水死成棟撈其尸斬首以殉衆長子玄演被數

十力以死次子玄棨亦被殺有賣米某者急出家財僱軍贖被擄家人盡登一舟自沉諸生龔用圓用廣婁復聞張錫眉夏雲蛟唐全昌等皆死之淳耀與其弟淵耀赴僧舍題殉節詩於壁弟曰棨已死矣尚不能尚不能忘殉節名耶遂同縊越數日親友收其尸面如生

庚申太湖兵潰黃蜚雖擁益藩樂安王走駐湖中然無遺困惟搜捕雜疑人及沿村打粮而已民甚苦之乙未清兵數百騎跡吳山趙堯年黃兵去保木清聞風俱遁黃蜚遂入浙河庚申清兵復至鄉民被殺者數百人

李成棟襲吳志葵黃蜚于泖河俱擒之以歸

清兵入松江在籍兵部左侍郎沈猶龍原任吏部主事夏允彝死之

清兵入金山衛指揮侯懷玉父子死之

猶龍既從事即斥逐嘗指揮聚集鄉紳士民為城守之計者總兵吳志葵率水師營於泖河中與金山衛指揮侯懐玉皆至議時懐玉與志葵不合志葵故設端以難之懐玉憤然趨回府城懇大總戎提督金山衛吾當死守誓不使北兵得近衛城一步懐玉遂往金山志葵仍帰泖河李廷齡將襲松令北兵潜匿舟中命中書董廷對為間假以採沈為名實納北兵也衆知其謀追斬廷對於青浦廷對尚書其昌孫也適謝某者製造軍器往城中交納沈令開南門納軍器舟入忽報黄蜚兵至皆以紅布羅首內一兵紅布散脫則辮髮儼然衆嘩呼北兵入城矣沈遂東走北兵尾之而行甫出東門沈左肩中一箭遂死於濠下松城既克廷齡令小將張某攻金山衛侯固守不動有北將緣城而上侯立手刃之如此數人乃止後李成棟復以大軍助之侯

竭力死守相持者三日乃破侯猶巷戰至死罵不絕口其長子被擒極口詬詈北將怒甚即殺於中途時廷齡下令勸諸紳進犒賞兆奎拒不往其兄達之終不可其兄曰汝終以為不可者惟有死耳兆奎乃自投於池中

清兵圍江陰歷閱六月至八月破之典史陳明遇前任典史閻應元諸生許用及訓導馮某中書戚伸等死之

六月新江陰知縣至下薙髮之令閏六月一日諸生許用倡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剃未幾北門鄉兵奮袂先起拘知縣於一室四城內外應者萬人求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遇閉庫給之隨執守備陳瑞之搜緝在城奸細以徽商邵康公嫺武事共推戴為將邵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帥水師駐江口約邵兵出東門周從西

門協勦既而敗績時清兵日熾各鄉兵盡力攻殺每獻一級城上立給銀五兩徽商程壁入城盡傾所有與明遇充餉而自往黃蜚吳志葵處求援黃吳不應程遂祝髮為僧是時叛僕四起大家咸救死不暇清兵首掠西城旋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清兵焚東城大姓城外富室康公帥鄉兵與戰殺清騎將一人鄉兵高瑞為清兵所獲不屈死閻瑞龍掠舟而逃康公不知下落明遇乃迎舊典史閻應元為將帥鄉兵擁之入城清兵四散焚刼鄉民遠竄無復來援者清兵始得一意攻城城中竭力備禦清兵箭射如雨城內取鍋蓋為蔽以手接取日可得箭三四百枝一將駕雲梯獨上城內用長鎗刺之將以口納鎗奮身直躍一童子以刀刺其喉殺之尸墮城下又一將闖身來以刺刃以大釘揷城墻緣而上城內用大鎚擊殺之清兵日增依君山為營下瞰城中城內

連砲擊之乃移營去居民黃雲江素善弩發弩中人面目輒斃陳瑞之：子出巳意製木銃從城頭擲下火發銃裂觸人立斃應元復製鐵樋能於城外取人百不失一又製火毬火箭之類清兵畏之降將劉良佐統兵來助設牛皮帳自衛城內索巨石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十方菴令菴僧陳說利害城中勿為動良佐策馬自臨城曉喻應元罵曰我一典史卑官耳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不能以死報國今日有何面目見此方又先言未畢良佐急掩耳而走明遇日坐臥城上與民同甘苦民成餉為死無悔時松江新破李成棟等盡帥所部至江陰縛黃蜚吳志葵於十方菴令作書招降蜚曰吾與城中無相識何書為清兵縋之臨城下蜚無言志葵勸眾急降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殺敵為人所縛自應速死何用多言時清兵輦砲絡繹而至發砲無虛刻

彈飛如電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僵立不仆又一人背胸洞徹而直立如故有清將坐十方菴後城上發砲中之立斃八月之望應元以中秋節令守城者輪番賞月而自携酒登城四望嘯歌許用作五更曲令諸善謳者高聲齊唱城下聞者悲慟相半亦有激烈感慨者二十一日午時祥符寺後城傾清兵從烟雨溷雜中潛踰入城開門納師民猶巷戰有韓姓手格殺三人始自刎男婦死者城中井皆滿泮池及孫郎中池疊尸數重陳明遇闔門投火死閻應元投水被執大罵不屈死訓導馮某冠帶縊于明倫堂有中書戚仲者家於青陽入城協守城破大書于壁曰戚勲死此勲之妻若女子若媳亦死此與許用俱闔室自焚黄雲江素善於弦歌城破後獨携一胡琴以出人莫識其為琴師也

清兵下陳湖陸世鑰奔湖州諸生劉室死之
蘇州提督吳勝兆甫履任即統兵下湖世鑰走湖州山中戴之儁等皆降
清兵入嘉興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麒兵部主事錢棅死之
石麒等糾集義城守迎鎮將陳梧為帥軍聲頗振清兵來攻梧率衆
禦之三塔大敗精銳皆盡石麒知事不可為自縊于書室中吳懷祖
敏徐錦俱從死錢棅投水死清兵至屠僇一空雞犬無遺屠象美為
亂民所殺洞庭西山民兵清黃營散後餘衆聚西山擁楚湘通城王行
大將軍事而山中無粮軍政不立僅恃一徐雲龍而氣已衰矣城中聲
言大兵將下西山衆遂縛同事蔡象坤以獻土國寶殺之吳勝兆統兵
至西山受徐雲龍等降安撫而還
豫王班師以帝及潞王太子北行前使臣兵部右侍郎左懋第等死之

正月劉英及曹遜金鑣入訊踰垣得見懋第發疏令金鑣偕都司楊
文泰赴南京奏之及至而南京已失守矣其在太醫院也內院洪承
疇謁之懋第曰鬼也承疇松杏陣亡　先帝賜祭加䘏九壇錫蔭子
謹久矣今日安得更生李建泰亦來謁懋第曰汝受　先帝寵餞不
能殉國降賊又降清有何面目見我耶漢臣投謁者皆受罵而去
漢臣亦憚見之江南陷信至懋第題詩曰峽坼巢傾歸路迥片雲南
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至是以江南平再下
令髡髮副將艾大選首髡如令懋第立杖殺之捕下刑部獄懋第曰
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預可速殺我次日鐵騎擁入內朝懋第
南向坐於廷下攝政王問在廷漢臣云何吏部陳名夏曰為福王來
不可饒懋第曰若非中　先朝會元榜眼者乎今日有何面目登此

侍郎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曰汝何不知羞耻我今日止有一死何必多言攝政王揮出斬之趙開心將爲之請同坐者掣其襟而止懋第至宣武門外神氣自若南向四拜端坐受戮劊子揚其滌注叩首而後行刑懋第既出開心始行啟王王將從之而已報死矣馬紹愉率所隨將士悉薙髮降參謀陳某及武弁王一斌劉統王廷佐張良佐俱不屈同日遇害　弘光之北也內奄皆隨行韓贊周自樓墮下折足不死北軍舁之以北中途不食死

明贊懋第拘因太醫院與先信國小樓何異其與洪李二公相詰問與先信國責備呂文煥等何異其與剛榜二公抗拒不屈與先信國見博羅長揖不屈何異其卻金侍郎與廢之說而端坐受戮與先信國卻張弘範仕元之說而從容就市何異己就刑而攝政王傳免不及

與先信國已赴義而元世祖喻赦不及何異餓死矣而王一斌等皆同獨難與先信國諸客鄒渢劉子俊等倡義追隨鼎鑊不避何異是故禁之於北行之下者見其心乎本朝也車駕一日未北懋第本朝之心一日未斬也詳書其官仍正其名曰使臣者嘉其不負此行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如懋第方稱其選也曰死之者著其節也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舍生而取義其平生素所自矢也若懋第者於為人臣之道盡矣詳其事賢懋第也

冬十月福建巡撫右僉都御史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左都督鄭鴻逵及都布按三司道府文武等官擁立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府改元隆武

弘光登極赦諸罪宗在高墻者唐王因得出旅泊京口清兵渡江

鴻逵擁之而南遂邀訂肯堂芝龍等備法駕迎唐王即皇帝位改稱隆武元年遙尊弘光為聖安皇帝以布政使司為行宮居之大赦論功行賞芝龍鴻逵俱晉封為公起擢肯堂為吏部尚書春枝為兵部右侍郎召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於家加太子太保行宮辦事三司道府文武等官優陞加級有差以芝龍子成功為左都督賜國姓提督御營軍務以原任知府吳震交為戶部右侍郎總理軍餉以陳謙為總兵官鎮守衢州命御史陸清源安撫江浙二省陞知縣趙玉成等為吏部司官行人王景亮等為御史即命景亮巡按浙東軍前監紀授錢邦芑等為給事中遣官安撫兩廣雲貴等處建立大小九卿等衙門選補各官供事

聖安皇帝　太子潞王出閩至南　十二月監國魯王遙上帝謚曰赧皇帝

太子謚曰悼皇帝路王謚曰潞閔王

右按弘光帝即位僅及一載而其局凡三變其始也雖未見焉垂裳尸之實而時申桑土綢繆之訓此一局也既而貴陽之禍水延入學之蔓艸叢生又一局也最後則馬鹿之奸憤盈衆口而晋陽之甲氣奮同仇其局愈變其事亦愈逆所以然者則以安樂雖武侯不能補而衛瓘之撫床真可惜也竊不自揣纂述之外借用發明而或者謂是非雖存空言奚補是又不然昔春秋之世亂臣賊子遍天下幾不知君臣父子爲何事孔子取魯史而筆削之奸國者有罪篡弑者有誅孟子推尊其功以周之東遷爲一亂以春秋之作爲一治直舉以與禹周公並列即以己之正人心距楊墨繼其後胡康侯氏表章春秋復推孟

子之功謂不在高下空言之所繫固君是重哉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常也是故物我交引隨世遷徙者其幻而欺而獨存亘古不磨者其常大官大邑印纍纍綬若若者其幻而窮理盡性慊屋漏而質鬼神者其常甚者啗叱風生威福任意喜加膝而怒推淵孔光之徒望塵遙拜思避餘時以示榮寵者其幻而剛大之氣塞乎兩間直可薄日月而參天地者其常又甚如操之詐懿之奸檜之狠似道之賊華歆之徒稱功頌德代禘除而効首功者其幻而惟是澹泊明志士卒忠孝義盡而仁至者其常遂於幻則愈趨愈下勢不至冠履倒置人禽易位不止守其常則心得其正心得其正將是非明而好惡審廉恥重而禮義興邪慝廢其精留乎紫陽胡康侯而作綱目嗚呼其亦有不得已焉者矣

闖逆伏誅疏

欽差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兵部尚書何騰蛟奏闖死確有實據闖級未敢扶同謹據實回奏事竊自闖逆肆亂逼我
先帝臨我 神京罪通於天一旦剿死九宮山差紓神人之憤奉
旨何騰蛟着吏部先行議妥速叙仍着將殲賊情形闖賊首級真否請撫詳察奏解若果的真照詔格叙賞以昭大信欽此竊惟人臣之訓義在勿欺如闖死非真而臣誤以為死且居之以為功是欺也欺則臣罪當死闖死果真而闖之首級已化為異物如首級物化而假托以明闖死之為真亦欺也欺則臣罪當死然闖勢實强闖夥實衆何以死於九宮山團練之手誠有其故闖逆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臣請為 皇上陳之臣

自遭左變扶身江濤遇救得生臣揣闖逆因左兵南遁勢必窺楚即飛檄道臣傅上瑞章曠推官臣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臣陳鶴齡等團練鄉勇以待闖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連旬闖逆困於馬上者踰月此固天亡之也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闖心驚疑懼清躡其後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盤踞湖南耳天意亡闖誕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為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殺於亂刃之下相隨偽參將張雙喜係闖逆義男僅得馳馬先逸而闖逆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被鄉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闖餘闖之滿營聚哭及臣撫劉體仁郝搖於湘陰撫袁宗第藺養臣於長沙撫王進才牛有勇於新墻無不衆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治之子衿祇隸亦無不衆口同辭也張

叅將久駐湘陰郝搖旗現在臣標時時道闖逆之死狀嗣後大行點撫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今日逆首已泯誤死於鄉兵而鄉兵初不覺也使鄉兵覺其爲闖逆氣反不壯未必遂能蔑滅而致弩力之交加爲千古大快也今而後逆 君破都之氣燄遂成烏啄獸嚙之肉餅亦可以謝 先帝矣自闖逆死而闖二十餘萬之衆初爲闖逆悲號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迷就戎索於臣闖逆若不死此二十餘萬之衆僞侯僞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縱自如也伏乞 皇上祭告 九廟祭告 先帝使天下後世知數十年之劇魁一旦天亡於九宮山以慰 二祖 列宗之靈以快普天率土之願臣志足矣至如 明旨所云察實炤詔務議賞是徒滋舉朝之議而重徽臣之罪臣惟有灑血於 先帝而已尚奏委無一毫

鼓鑄可任悚惶待　命之至

隆武元年　月　日具奏